

懷念蔣孝勇先生

● 吳夢桂

一見如故坦誠相交

我認識蔣孝勇先生，是在民國六十一年秋天，我到台北市政府服務，他正在台灣大學政治系進行他的畢業論文，題目談的是商鞅變法，指導教授是當時的台大政治系主任連戰。

民國六十一年初秋的一個傍晚，當時任職台北市稅捐處的金承增，到我的辦公室來，我們是在屏東認識的老朋友，那時我是縣政府的社會課長，他則是屏東縣稅捐處長。

他向我說：「晚上有沒有事？」

我說：「說不上有什麼要緊的事！」

他說：「我帶你去見一個人。」

我看他說話時帶點神祕的樣子，猜想這人一定不是一般的人，但還是問他：「

誰？」

他說：「見面就知道了！」

我坐他駕的車，向淡水駛去！我很少看過淡水的晚霞，所以記憶裡那一天的晚霞特別璀璨，至今仍未在腦海中褪色！

座車駛進瀕臨海邊馬路的一所別墅樣的莊院，金承增說：「下車吧！到了。」

金承增把我帶進一個很大的佈置高雅的客廳以後，他沒有向我說什麼，便獨自離去了。

只有吸了兩口煙的功夫，蔣孝勇獨自來到客廳，像見了老朋友一樣，他向我伸手說：「吳科長您好！」

我的接觸是相當複雜的，但仍然向他說：「蔣先生您好！」

以後有很長一段時間，他稱我吳科長，我稱他蔣先生，大概在那時起的三年後

，我離開台北市政府到內政部工作，職位雖仍是科長，但他有一天突然改口叫我「老吳！」我感覺到那不是輕視，而是來自交往熟悉熱絡後的自然流露，而我也隨著跟在他身邊的很多人，呼他「老闖」，直到六十六年秋天我調到行政院工作，他又改口叫我「夢老。」

那一天我們並沒有作很多談話，但兩點我一直記得很清楚。

我們沉默的相對坐了一會後，他突然向我說：「聽說吳科長你不喝酒？」

提起酒，可說是我的痛處，他突出此言，我想到可能是有人向他提過我喝醉以後的事，我稍微沉思了一下，決定向他作最坦白的說明，我說：「過去我是喝酒的，而且也很愛酒，可是，由於喝醉後酒品欠佳，多話，愛與人鬥嘴，甚至打架，所

以這次調到台北工作，決定戒酒，以免為愛護我的上司帶來麻煩！」

也許是我的坦白使他有所感觸，他不會再與我談酒的事，而問我：「你會不會『司魯克』？」

我說：「好多年沒有再摸了！」意思是回答他我會打這種彈子，於是他向我說：「走，我們打球去！」

我跟他走到那間客廳的地下室，有很漂亮的彈子台。

他向我說：我們賭一盤，你若輸我，就欠我酒一杯，我若輸你，給你一塊錢！

比賽結果，我以一分見負，他不談輸贏，而是緊握我的手說：「這朋友我們交定了！」

這是那天很讓我感動難忘的一句話！

他的球藝的確很好，我全力以赴，不曾有任何疏失，但他棋高一著。事後我想來，可能是因為他認為我說話坦白，對事認真，才換來他這朋友我們交定的一句話！那時候他除了忙於台大的畢業論文，似乎正與方智怡小姐熱戀，有一天我送了一本我的散文集「青菓集」給他，沒隔多久，他叫我到台北長安東路十八號，送給我已印好的畢業論文一本，就站在十八號

門前的崗亭裡，他在書上簽了我的名字和他的名字，這本論文我一直珍存著，但兩年前因為居處漏雨，再加年前搬家，資料散落，而今心臟開刀，精力體力兩不濟，實在是不好找了，但他給我那本論文時的慎重情態，至今仍清楚的如在眼前。

擁抱海洋熱愛自然

他知道我來自南部屏東，沒有多久，他向我說：「能不能安排一條船，到墾丁附近海上釣一次魚！」

我沒有這種到海上釣魚的經驗，更沒有把握可以借到漁船，但我向他說：「我試試看！」他說：「結果，你可以和顧秘書聯絡！」

這位顧秘書，熟悉的人都稱他小顧，

原是蔣孝文先生的秘書。

我把這件事向我的上司報告，他說：只要先把手續辦好，應該是可以的，於是，他親自向恒春漁會的一位老部屬打了個電話，事情就決定了。

孝勇帶著方小姐，顧秘書也帶著他的女友，我們一行五人，乘機前往高雄，當晚即轉墾丁，住於墾丁賓館，孝勇還特別帶我去看了老總統蔣中正設於賓館內的行

邸。那次也是我第一次見到方智怡小姐。

第二天上午，我們出海垂釣，沒有想到，船開出沒有十分鐘，方小姐即面色蒼白，躺在船尾，十分痛苦，再未久，我也倒進船長休息的小房間，不能動彈，而孝勇握著釣桿，從船頭到船尾，往來穿梭，毫無不適，他那熱愛大自然，興奮擁抱海洋的純真，實在使我感動。

當他看到方小姐與我不慣海上的飄動，於是，便當即決定，要船靠岸，把方小姐和我送下漁船，到賓館休息，他則繼續海上垂釣，中午返來，提著戰利品，並煮食起來，我們已恢復體力，吃喝談笑，留下一個愉快的釣魚之行。

蔣公行館樸素簡陋

當天下午去遊了滿州鄉佳洛水後，將近傍晚，我們乘車返回高雄，途中我說：「我們可以彎到東港休息一下，張市長有位姐夫羅燦先生，在東港懸壺，非常熱誠。」說這話時，我心裡想的，到東港吃罷晚餐再回高雄，否則，到高雄再吃晚餐就會太晚了！

孝勇說：「好吧！反正此行你都包了！」我們當然受到羅燦醫師夫婦的熱誠歡

迎，當時的屏東縣長柯文福也聞訊趕來了，表示晚上一定要作東，柯縣長似乎與羅醫師也有親戚關係的，羅醫師是千萬個不同意柯縣長作東，正在爭論，羅夫人，也就是張豐緒市長的四姐，向我們說，菜已上桌了，請各位來用吧！

雖然在晚上，但羅氏夫婦操辦的這餐海鮮晚宴，十分豐滿精美齊全，尤其吃到炸白帶魚那一味，孝勇說：「家父就很喜歡白帶魚！」那種魚，用釣來的最大，似乎為東港特產。當然，坐在他旁邊的我，聽在耳裡，記在心裡。臨行，我們還帶了兩竹簍白帶魚回高雄，每簍兩條，又寬又長肉又厚，顏色閃亮，是上等貨，看到此事，孝勇先生深情的瞪了我一眼說：「這怎麼可以，吃了還要帶上。」

當晚孝勇和方小姐住在西子灣行館，我和顧秘書住在華王大飯店，次日上午乘機返回台北前，孝勇特別用車接我們到西子灣參觀，他帶我到蔣公及蔣夫人使用的房間看，那可真令人吃驚，因為簡陋得出人意外，一個硬板大木床，一邊是一個較硬的褥子墊子，是蔣公睡的，一邊是一個較軟的墊子，是蔣夫人用的。蔣公的床前，有一張十分陳舊的藤椅，接著是一張斑

剝失色的木桌，桌上放著一支有些古老的手搖電話，我想，就在那裡，蔣公也指揮三軍，領導全國，如非親見，誰能想像那種情景！那時，蔣公南下，已不住西子灣，而移居澄清湖行邸。

接連著蔣公的臥房，是孝勇的臥房，牆上懸了好幾幅蔣公題勉他的生日題詞。又見他床上的床單，連接著一個榻榻米大小的地鋪，我想，大概是讓客人睡床上，他自己打地鋪，以示分別。

在我的記憶裡，蔣經國總統管教子女非常嚴格，因為從老蔣總統傳承下來，家庭生活一向很樸素，但在嚴肅的家庭裡，也有溫馨感人的一面，某次，蔣經國跟太太、孩子們玩在一起，蔣孝勇與哥哥孝武還騎在蔣經國的背上玩樂。

回到台北的飛機上，我一直想著孝勇對自然的熱愛，對海洋的親切。有一次，他帶我自基隆乘坐海關的一艘緝私船，順著東北海岸，航向東北角屬於台北縣瑞芳鎮的一個小島，那裡海邊可看成群游泳的五顏六色的熱帶魚，上到島上，又可以吃到剛從海裡撈來的「海臭蟲」，味道極為鮮美。船行到半途，下錨在一個小海灣裡，只見孝勇著上泳裝，一躍便縱身大海，

那種矯健勇邁的身影，至今仍留在我的眼前，那種身手，我怎麼都難以想像他只活到四十九歲！

對人對事觀察入微

大約是在民國六十五年底到六十六年初，縣市長改選，那時他已自中央人造纖維玻璃公司，調到中興電機公司任職，兼任國民黨產業黨部的一個支部主委，有一天我接到他的電話：「老吳，陪我到屏東走一趟如何？」

我當然不能拒絕，於是向我的上司報告完畢，填好假單，我們就南下了。

路上他說：「黨給了一個任務，要輔選屏東縣長本黨提名人。」

那人是陳恒盛，以後曾擔任過監察委員，當時正任職土地銀行，我在屏東工作期間，也時常過從的，可以說是熟朋友！競選的對手，是邱連輝，客家人，曾是張豐緒競選屏東縣長時的大將幫手，但當時已脫離了國民黨。

我們在屏東糖廠招待所，和陳恒盛見了面，相談甚歡，但在陳的談話中孝勇時常緊鎖眉頭，我就感到氣氛有些不尋常。陳恒盛對他的選情，十分樂觀，並說

：客家人在屏東縣是少數民族，從來沒選過縣長，似乎在地方傳統的政治資源分配上，客家人只能有一個副議長，但縣長的機要秘書，一定要是客家人！

談話很快就結束了，雙方約定，如陳恒盛在產業機構的輔選方面，遇到困難，可直接打電話到台北與他連絡。

在自屏東返回高雄的車子裡，孝勇向我說：「我看這陳先生有些輕敵！」

我說：「陳先生是坦直人，只是對選情的預估，有些樂觀，充滿信心吧！」

過了一會孝勇說：「對選舉我覺得第一就是不能輕敵，再者就是要尊重每一個人，重視每一個問題，我看這位陳先生在這方面要再檢討！」

這幾句話對我印象深刻，啟示尤大，至今他說這話的聲音，好像仍響在耳邊！那次選舉結果，陳恒盛失敗，邱連輝當選！而孝勇，再也沒有向我談過這件事。

真誠流露訪邱連輝

世間事真是無巧不成書，民國六十九年，邱連輝競選連任，敗於國民黨的候選人施孟雄，選舉次日，孝勇找我說：記得你曾說過你認識邱連輝，我說是的，他說

：「那麼我們去看他，你介紹我認識他！」

我沒有問為什麼，六十九年九月廿二日當晚我隻身到高雄，住於國賓飯店，約好次日下午晚飯前，在國賓見面，他希望我能約到邱連輝，到國賓共進晚餐。

當晚我沒有連絡上邱連輝，我決定次日上午登門拜訪。他住於屏東市東郊外的麟洛鄉，從他違紀當選麟洛鄉長，我就時常出入他家；邱連輝是唸軍法的，但為人誠和，很有人緣，而且，歷練多年，選舉經驗尤其豐富！

一夜苦思，見了面我應如何向他開口？說也湊巧，九月廿三日起床，正欲如廁，門縫裡服務生送來聯合報，當天聯合報第一版下半版，是一幅一家郵購公司慶祝週年的廣告，廣告裡有一首很動人的小詩，我坐在馬桶上，把它背誦了下來，至今未忘，我認為那應當是我看到邱連輝以後，最好的開場白，詩曰：

來，不是別人的邀請。

走，也是自己。

得意時，權充主角，

失意後，卻無需觀眾。

時間握在手上，

空間踩在腳底。

擁有或空白，都自在。

世態炎涼，終是落選人家，邱連輝的門前，那時十分冷寂，當我走進他的客廳，只見他一個人獨坐，面前茶桌上，正放著我早上看過的聯合報。折起來的報紙，也是那半版廣告放在上面。

他抬頭看到我，起初似乎有些驚疑，繼而即露出他慣有的熱誠笑容，站起來握住我的手說：「真是稀客，想不到你會來！」我沒有回答他的話，背起那首廣告詩來，他益發有些感動的說：「你還是那樣好記性，我剛剛看完這首詩，很動人！」

我迅即開門見山，把話導入正題。

我說：「蔣孝勇先生很推崇你的為人處世、學問經驗，很想和你作朋友。我今天就是受他之託來拜訪你。」

他聽了沉思很久，才回答說：「怎麼會呢？」

我說：「那麼見個面談談如何？」

他沒有回答，而是喚出他的夫人，端來院子裡剛摘下的蓮霧，他的夫人是小學老師，也擔任過麟洛鄉婦聯支會的主任委員，內人張聚如是縣婦聯分會的總幹事，在職期間，我們過從密切，所以也很熟悉

停了大概一支香煙的時間，邱連輝反問我：「你看有必要嗎？」

我說：「我受託來看你，就說明我認為有必要！」

他又遲疑了一會，最後終於說：「好吧，見面談談也好！」

我說：「蔣先生今天也正好來高雄，晚上同進晚餐如何？」

他說：「這麼快嗎？」

我說：「快並非壞事！」

他說：「好吧！」又說：「那由我來作東。」

於是，我即在邱家打電話給蔣孝勇。

孝勇在電話裡說：「好，你們到之前，我會在國賓餐廳訂好房間等著。」

那一天邱連輝叫了他的內弟，與我們同行，他內弟似乎是當時邱連輝留在身邊的唯一秘書，文質彬彬，口齒清利，是主修廣告設計的，見聞甚廣，談話也頗有深度。

我們到時，蔣孝勇已在房間裡等候我們多時，這份熱誠，邱連輝當時似甚感動，稍經介紹，他們立即談得像老朋友那樣熱絡。

記得那天晚上，我們四個人喝了八瓶公賣局的台灣小瓶高粱，每個人都有醉意，孝勇和邱連輝的談話中，似已達成一個默契！

大約在我們握別北返以後的兩個禮拜，邱連輝由省政府發表為訴願委員會的主任委員，當時的省主席是邱創煥先生。

往事如煙點滴心頭

心臟手術，甫滿半年，精神體力，恢復緩慢，視力更是迷迷糊糊，執筆吃力，完全憑持記憶寫下此文，孝勇生前的身邊，像我這種角色的人物，何止百數，所以那位黨外的元老級人物，說我是蔣孝勇的心腹，實在愧不敢當。國民黨敗選以後，成立了一個智庫，我當初總認為這智庫會有一部分人，研究台灣民主競選的戰略戰術，從最近國民黨在選戰中的表現，那可是真正看不出來，給人的印象是：當官人喜愛，競選個個不能，這使我想起李後主那闕「破陣子」的詞：

四十年來家國，三千里地山河。

鳳閣龍樓連霄漢，玉樹瓊枝作煙夢，

幾曾識干戈？

一旦歸為臣虜，沈腰潘鬢消磨，

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，
垂淚對宮娥！

想想，國民黨智庫裡的人，幾曾識干戈！對手犯了那麼多錯誤，自己連個像樣的文宣廣告都拿不出來！

這更令我想到孝勇到屏東輔選，對我說過的那幾句話：不要輕敵，要尊重每一個人，重視每一件事。

往事如雲煙，但點點滴滴，不絕如縷，且未隨風而逝，每一小滴，都會令我神往很久。原因是我退休前的十六年公職中，孝勇給我的關注愛護太多。半年間我五度住院，最近有一天黃昏，我站在振興醫院十一樓病房窗前，透過外交使節大樓的隙縫，遠望孝勇舊時庭院一角紅色的屋頂，看著那些青綠大樹的樹梢，注視著牆外漢溪緩緩的流水，懷思往日的歡笑，直叫你不感傷也難！

雖然孝勇的銅棺，被抬下台北榮總介壽堂的奠禮會場，經過我的眼前，仍如昨日，但總是五年已匆匆過去了，千言萬語，難盡懷思，寫了這麼多，也沒傾欲言，就把這些，當作我追懷孝勇先生辭世五週年的紀念吧！

九〇・一〇・三〇 於台北民生社區